

言情小說（卷下）

說部叢書

第十三回
集五編

洪罕女郎傳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年十二月三版

(洪罕女郎傳二冊)

(每部定價大洋柒角)

原著者 英國哈葛

譯述者 閩侯林魏

發行者 和易紓

印刷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總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桂林漢口南昌蕪湖杭州福州廣州潮州雲南香港貴陽南京開封太原西安成都重慶安慶長沙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前清宣統三年四月初三日呈報五月十四日註冊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三定價
三角

司馬溫公書牘

上下
二册

涑水史筆。炳若日星。久爲百世所宗仰。然其生平政見散著於簡牘者爲多。且心地磊落光明。與人言事。不避嫌怨。故雖異已者亦爲心折。茲特彙集書牘八十五通。印成兩帙。以便文牘家之研究。

三定價
三角

范文正公書牘

上下
二册

公爲宋名輔。文章道德。古簡札。共一百四十一通。論政治。論軍事。論水利。尤爲精確。簡札雖多短篇。而於友朋家人之中。爲世罕覩。見本載公集中。今特精校輯印。以廣其傳。

三定價
三角

陸渭南書牘

上下
二册

放翁爲宋南渡以後之文豪。詩歌而外。書牘尤稱於世。惜在渭南全集中。無單行本。本館特校印書牘一百二十三通。以廣流傳。其中文字。妙在夾敍。驚懼之筆。寫忠憤之意。言外尤多慷慨。讀之猶可想見其爲人。

洪罕女郎傳卷下

英國哈葛德原著

閩縣林 紓
仁和魏 易 同譯

第二十三章

明日上午十旬鐘。考西方飯。門外有雙輪馬車至門。爪立支大佐入矣。考西一見大佐入門。忽自念吾父之言。虛實尙未可定。吾誠自悔其孟浪。方渝茗於蹶。而心頗怔忡。不可耐。知大佐之爲人。非可以穢慢者。少須門者曰。大佐爪立支通謁主人。考西立起鞠躬。大佐凜然不爲禮。考西曰。大佐坐。爪立支復無言。立坐。少須言曰。考先生昨日之晚。先生於衆中似揭我陰事。果先生言確。則鄙人終身當不齒於人類。考西。然。大佐曰。吾實告君。昨日所言。君似未詳事之底蘊。此事滋簡括。可憐。尤復可羞。鄙君見逼。吾萬不出諸吻。即對君亦不能以語言相質證。方余年少時。固與阿姨雅有縵緣。適時阿姨年二十耳。吾一身從軍。別無長物。而阿姨固廣有奩具。乃不遺。

寒猥竟允下嫁。以上所述皆君所言稿也。至吾後此何以中決。吾不忍言。因出懷中一紙與考西曰。請足下閱之。考西閱既。乃大呼而起。復更取而讀之。大佐觀考西色動。既而擲牋於几。曰。我滋弗信。君中道棄之。乃以言自飾乎。大佐徐徐曰。君識得君外祖書乎。考西曰。類甚。大佐曰。君試讀之。考西讀書。書爲外祖覆爪立支書也。書意謂君欲退此婚約於義至當。惟君當念吾弱女前情。勿宣於外。以重老夫家門之辱。云。大佐曰。考西先生此如何者。若未之信。我尚有他據。考西弗答。大佐曰。吾與阿姨離異。君當周審其故矣。且君當知吾之離婚似在事勢之所必然。吾已允君外祖氏祕其事。故吾亦不宣之於人前。此極有人議。吾負恩吾滋不辨。正以丈夫篤信義。安能自白以汚人。今汝所聞者殆吾第一次告汝。吾滋不欲更言。至第二次矣。且今日之言實君逼我。君已得其報應矣。前此君當衆辱我。今請君爲我雪其冤。我今已預草一書在此。請君簽字。於是出書稿。蓋代儌致特拉摩兒者。書曰。特拉摩兒先生足。

下昨日在君家及女公子前辱沒大佐今深知所言之妄請反汗其言以吾所言均無根據道聽塗說而來今已同大佐爪立支自明歉衷矣考西曰設此書勿簽者將如何大佐曰以我策之君或不至是考西凝視大佐亦凝視考西大佐曰誠告君茲事大係屬於君家君又自誤此區區之牘乃弗簽耶考西無聊已極果舉筆簽之擲與大佐大佐摺置衣囊之中謝曰考西先生我爲君道晨安後此勿爲是儻蕩而不備略一點首毅然遂行考西待其去後抗言曰盜哉我家乃爲所刦吾實無術足以自排此簽又胡能斬者此何如事我願一生不聞是言也以事勢策之吾家已包羞矣復從而抉之茲事殊累阿姨胡能不風然此遭殊敗吾於亞達之事庶幾其勝之也今日當與亞達議婚矣至於倍兒之言吾何能問果亞達弗承者吾即立索其資必令覆巢之下一無完卵思及此顏色斗變如野叉即於是午後以車至洪罕老人已出亞達閒居門者引入耳舍亞達方理鍼黹以大風且雨不能出行見考西至遂亭亭起立狀至淡漠考西遂坐無言而亞達尤不欲先發後此考西言因尊甫

朝來得吾書未。亞達曰。得之矣。大佐自賣至此。考西曰。吾滋愧恧。不詳事之由來。乃有此謬誤。女郎固諒我矣。茲事至重要。不爾。亦將告之於君。亞達曰。天下汚穢人之品行。原不易。遽出諸口。語至此。立易以他辭。乃起擊鈴。令侍者瀟茗。少須茗入侍者蹀躞。往來考西竟不能吐其心緒。少須人靜。考西與亞達始相對無語。考西先視亞達。中心似有所怯。以此女流派實與之殊科。考西亦復深審。然心實愛好。而亞達復至沈深。不能直揭其城府。自念事機絕迅。萬不宜誤。乃自支其骨幹。語及婚事。因曰。特拉摩兒姑娘。亞達見狀。知其爲此而來。心滋愕然。又默不語。考西復言曰。尙記前數禮拜中。在花房述一事乎。亞達曰。識之前事。殆爲錢也。考西曰。是中尙有他故。吾前此亦嘗微示女郎以意。謂吾後此尙有希冀之心。此事君當默許之矣。亞達顏色冷如冰雪。報曰。邇時已知君所懷。我假君資。固當聽君訓迪。考西曰。錢何須說。此來殊不爲錢。實相語。吾實愛君。自第一次把晤時。此心已增留戀。即前日之不直於爪立支。亦媚嫉之心使然。其始本欲早言。顧有掣吾肘者。因遲遲弗道。亞達聽之。我之

愛君。凡有他豔。殊不能與麗人並也。亞達聞言。色愈淡漠。方考西言時。狀至勤懇。而亞達凜然未嘗爲動。卽如是稱揚。亦漠然無動於心。以心恨此人。至於極地。勿論何時。每見必增其憤。少須考西。無語。胸次起落。噓氣如雲。而顏色忸怩。中叅以愕。恐思欲進。而引手示信。亞達斗然縮歸。卽言曰。此事滋可不必。當時之答言。本謂事同交質。今君家能行其權力。則吾亦應署諾。此數語中。本無齟齬之處。然考西聞言。則以爲拒多而納少。因復凝立而視。亞達曰。吾尙有言告君。吾之嫁君。事出赴義。非屬愛情。顧吾不以愛酬君。亦不願得君之惠愛。特未知君意如何。果君不以爲是者。則請立毀其約語。至此。又袖垂肩側其玉容似待。考西號令然。亞達以此嚴冷之詞。欲令考西。隳其愛念。則又事勢之所弗能匪。特如是。猶之以水沃方烈之薪。且益張其燄。考西曰。君果嫁吾。則愛情自生。又欲前而執手。亞達曰。止聲出。甚厲。考西遂不敢前。亞達曰。吾平日措詞。未嘗顯以絕人。今日當吐其實矣。實告君。吾一日未嫁者。則一日。尙有主權。請君須明察。及此。考西曰。諾。其狀如獵狗受籠。卻而向後者。復曰。吾愛

君極勿論。如何必得君爲妻。惟尙有一節。必乞踐諾定情之事。乞祕勿宣。且告尊甫爲吾諱之。所以不欲宣暴於衆。是中正有苦衷。亞達曰。婚姻大禮。何事隱闕。然令我勿言於事。亦無所窒。考西曰。家君固執不欲繫援君家。必欲得多奩之婦。亞達曰。乃如是耶。心中自念。尙有倍兒在內。因而闕不示人。乃曰。吾今欲更言。交易矣。爾我心中各有智珠。惟吾嫁君爲此質款。而起設成禮後。則君定焚券矣。考西曰。此何待問。明日吾必以質券饋君。君儘可受此爲定情之物。此外尙媵以巨資。亞達曰。謝君厚覲。吾卻不須此。惟須及吾未成禮之先。消此夙逋。吾心方釋。此外尙有一事。婚期當在何時。或不在此旦暮中乎。考西曰。以我之意。明日爲宜。惟牽掣事多。乃不能立如吾意。以吾之意。更六閱月後決矣。亞達曰。善。吾在此六閱月中。可預備爲君之婦語。至此意甚落漠。且含譏諷。因曰。凡人償債定期。亦六月也。考西曰。君言太刻。亞達曰。吾固刻覈之人。不意君乃垂意及此。深所不料。考西曰。此事屬之吾心。百物不復能尙。隱衷莫白。君實未知。至於與爪立支爭競之端。亦我昏謬所致。惟彼人與君纏綿。

吾殊不能自釋。後此蹤跡能少疏者亦太佳事。亞達復作莊容。自考西先生未及六閱月。我尙未爲君妻。迨至成禮之後。則惟君號令。至今日尙非君所宜與。大佐端人。爲吾之友。君亦不能靳我。勿交累君。不見許者。儘可立罷前議。考西默然知亞達之性。忼健無倫。不能制服。乃向之爲禮而行。且曰。明日侵晨。當來晉謁長者。考西伸手。亞達不得已以手微觸之。又患考西淹久。自起掣鈴。令送客去。亞達獨坐無語。

第二十四章

考西旣行。亞達起而欠伸。自念茲事已成現象。吾身屬考西矣。然何以處爪立支者。不已決絕其人耶。然與斯人絕心滋難忍。此等之事。惟深於情者始知之。蓋亞達生平初未與人款接。方二十歲。有人與之論婚。亞達不可。僅有此耳。至於大佐往來。實第一次鍾情也。惟其愛蒙於心。而勢復中梗。因之益形志忑。而許嫁者。又非心賞之人。蓋亞達之爲人。初非倍兒之比。見事勢已成。遂亦不復忤爭。且知考西奸謀深險。自計百無可免。在他遇非其倫。尙有佯歡僞笑之日。而亞達心口如一。無復矯僞。

因之後顧茫茫。知不復有唱隨之樂。自念非嫁爪立支。則斷無生趣。特失身僉。王正爲保全。先疇不至墜落。人手舍其哀樂。易此區區者。思極愁深。頗恨胡爲女子之身。乃受爾許陷穿。已而神思昏頹。覺屋中昏悶已極。遂散步及於窗外。而風雨交作。狀復蕭摵。惱人雲外。殘陽尙有數條光線射出林表。天氣不常。而風物尙未爲壞。時見濃雲結隊。卷於空際。大類心緒之崩騰。亞達思廓此愁抱。聽風雨吹灑而去。不覺登樓。易蠻靴着雨衣。加以廣簷之冠。直冒風雨而出。雷聲闐闐。雨絲撲面。縷縷霧溼。旣過河溝。小橋遂履於草磧之上。新霜纔降。槁葉垂落。復經濁雨。乃漫天而飛。樹枝動搖。夾風聲鳴嗚。然濃雲四卷。鴉陣傾斜。掣風不能自進。亞達微步雨中。當風而前。其初尙莫知所適。然洪罕禮拜堂之路。其行絕稔。不覺遂遵此路而出。此禮拜堂者。百年以上物也。狀甚莊嚴。屋頂高塡。巍然爲一村之鎮。此在卻而司第一修築而成。故壯觀猶在此屋本蒲乙西家所造。後入特拉摩兒家。一孀婦稍稍增廣其制。寡婦夫愛兒。於法國愛勒可德之戰。死於戰場。而孀婦卽用此爲記念。禮拜堂之前。鐫特拉

摩兒勳爵之徽章。一鵠當風而立。四圍以綠葉繁爲密圈。高臺之上。則愛兒盈盾在焉。此外尚有陣殞之人。爲特拉摩兒骨肉。亦悉瘞於是。其所刻石象。多十字軍中人物。則製亞刺伯人爲枕。枕此臥象間。有銅木之象。或有石立象者。則克郎惠兒毀之。因而弗留。其先固有象也。綜言蒲乙西與特拉摩兒兩家人。可二十世。悉殯於此堂之下。故此兩家人幾二十代。亦均住此堡。歷見堡外小山夾以小河。幾若帶礪之不改。故英雄殘骨。亦棲是間。亞達之意。甚愛此堡。卽爲其先靈所安。不忍拋撤而去。且年少之時。卽於堂中受洗。尤望百年。亦從而歸骨焉。方其兄未死時。恆同步月明之中。竊窺堂中石象。且驚且前。至於禮拜之期。則必聽講。蓋二十年於茲矣。而堂中白石鑄題。多敍列祖戰功。淋漓動目。爲路已熟。爲愛亦深。不覺遂踐此路。而入少須至堂下。雨勢既盛。遂止於老柏之陰。柏樹連行。間以木柵。亞達倚柵而立。秋氣旣深。景象愁慘。飛溜縑縑。瀉於草磧。而西方垂落之日。尙有餘光。射入牆上。亞達屹立仰面。視禮拜堂。自念凡人。一到是間。則百事了矣。天光漸黑。暮色四起。亞達素忼爽。未嘗

感春而悲秋。惟身處是間。自覺毫無生趣。急欲漫滅其身。而雨中風物淒涼。益助彼自悲其身世。謂後此蕭瑟景象。正復未減是間。思及未來。不禁放聲而哭。哭後似覺有人影晳。然而過向左行。而面上適觸微光。尚可辨認。亞達心爲之震。則爪立支也。是人正爲意中割舍痛哭。不能自忍之人似聞。爪立支言咄咄怪事。我固聞有人道哭。何以遽渺詎嚴。風撼樹作此聲耶。亞達欲逃而鬱轍斗觸樹枝。亭亭之身。幾仆於地。爪立支突前扶之。駭曰。何事至此。因取洋火燭之。見爲亞達淚被其頰。大驚曰。亞達胡哭。且風雨昏暮。何爲熒熒留此。亞達曰。吾何嘗哭。雨被吾頰耳。時洋火已盡。爪立支擲去。心乃大動。自念以彼深閨弱質。犯此暴風懲雨。哭於斷墳荒寺之間。其又何故。因曰。亞達汝竟何事。亞達欲言。顧不能出口。少須伏於太佐肩上。滂沱不止。嗟夫。天下人見一年少麗人。痛哭已自難。忍矧又伏諸肩上。烏能不動其心。果此女並無情愛。在理已復難忍。矧有萬疊情波。騰於心曲耶。而亞達尤大佐所色授魂與推襟。寵抱之人。此時爪立支忍俊難禁。立捧其玉容。親之無數。且曰。吾摯愛之。亞達究

何事者。趣見告。亞達曰。釋我。我始告君。大佐釋手。亞達力取素巾拭其淚痕。微語曰。吾今日已許嫁考西矣。爪立支。此時焦憮已極。遂舉其生平所不輕出口者。謂亞達曰。很哉。此偷。亞達初不爲異。尙以爲然。歎曰。吾早知其有今日。不如意事若乘虛逐影。而來。然君當知茲事非吾之誤。吾固無如之何。彼偷允借吾資。即復爲此。大佐曰。吾真欲覆其宗矣。此時爪立支。歎息如牛喘。忿氣勃然。曰。獨無他法以出汝於阨地耶。亞達曰。無之。天下尙有何法足以甦我兩人。惟是人逝耳。顧彼又安得逝。遂呼大佐之名曰。哈羅兒。我殊無他法。茲事我主之自顧不能。以妾之身令吾舉家覆於一旦。若爲一身計者。又何能。豈不甯難。是今且並君而毀之矣。大佐無言。但作浩歎。亞達曰。今姑撇此事。旣而曰。否。以我二人深情。如何能。恝。哈羅兒。汝能忘我耶。雖後此相見無期。然我心未嘗。晷刻相舍。大佐曰。君且勿疑。我相忘。我惟心囊。君亦勿忘我。亞達曰。人人各有係屬。如何能忘。今茲爲艱難之世界。彼此各有負戴於心。究竟終歸烏。有試觀此長眠人。因指荒墳曰。是中豈無我二人之精愫。今如何者。哈羅兒。

若不即遠行乎。吾甚冀君待吾成禮以後。翛然高飛。勿視吾薄命人墜落塵網也。至爾能允我於未嫁之先。爲吾作斯須之留否。吾意至欲於未嫁之前見君。作無聊之慰藉。大佐曰。在勞吾宜早赴紐西蘭。今君留我。我何敢行。亞達曰。謝君厚貺。且勿送。我聽我自行。旣行數武。迴顧大佐。尙立雨中。亞達曰。立此何爲。行矣。行矣。若更圖如是深談者。當不能得。遂至大佐之前。親額曰。後此勿論。如何幸勿忘我。卽君娶婦。亦聽君爲之。第方寸之中。當時時念我。顧我作如是言。在法不可。惟此行有同死別。不能不訴其深衷。大佐曰。我何忍娶矢。永永不敢忘君。別矣。別矣。吾意中人也。少須。亞達冒雨。行倩影。旣隱人聲。亦渺計此生。更無把握之期。而兩心相印。刻入肝脾。彼此固未嘗別也。大佐亦歸。一旬鐘後。亞達易衣下樓。赴餐房。惟顏色略慘白。他亦無異。老人自讞所歸。忽見亞達。即言曰。亞達汝何往。吾道中逢喬治。言爾一人赴禮拜堂。亞達曰。彼見我耶。我以窮閉此屋。思出外遊散。無心至於禮拜堂耳。遂變聲曰。老父吾已定婚矣。老人凝視其面。曰。誰耶。此事絕重偉。雖其人年鬢稍多。然爪立支之。

爲人語未已。亞達卽曰。非也。吾非許婚於爪立支所允者。考西也。老人夷猶久之。曰。
考西耶。我知之矣。時僕御以食物進。亞達曰。老人勿言。吾殊厭倦。考西明日將來謁。
父茲事當續陳之。老人此時且食且思。默然無言。

第二十五章

考西自與亞達定婚後。歸滋鞅鞅。以亞達之言。鋒利無匹。語語鞭心入裏。且云一身。
下嫁。全爲質款而來。初不關愛情而然。外史氏曰。天下身擁多資者。固謂無物不堪。
購取。然有識者。但視之爲錢虜。卽有他長。亦將爲所掩。若無可表見者。且亞達口吻。
似語語挑彼之怒。俾之淡其情慾。毀此婚約。而考西則立意如山。無復遷徙。蓋其心。
絕愛亞達。至於無微不至。脫考西爲識趣者。但逖聽風聲。法當遠避。顧考西尤非其。
人心中。尙冀新婚縱爾。多忤而深。嘗雙棲樂境。當臻自然。又念一生風月場中。深洞。
女人關鍵。謂天下女子之心。拔身貧賤。驟膺富貴。養尊處優。傲不屑之心。亦將因。
此而化常。自駁詰。前此女子論婚。本非自擇。又列國吞滅。雖以國色。身陷俘囚。爲人

所得。妾媵亦所誠甘。詎今日女子之心。乃大異古昔耶。以此之故。竟謂亞達下嫁以後。見我富贍無倫。一身安樂。母論愛我之心。油然自生。且彼一身富貴。均由我而來。則因感激之忱。亦將漸成其歡洽之狀。嗟夫。考西此語。可謂鑿混沌之心矣。天下貧女態度。心情良不能逃此議論。特恨考西所遇者。乃傲兀異常。良不同於凡艷。亞達一生。自謂凡人。止有一命。使命宮之中。生無窮樂趣者。事專屬於情愛。不主於外物。富貴者不必爲愛情中物也。矧心中已有屬意之人。焉能移其所愛。屬諸錢虧。考西卽於是夜歸薄新罕。飛書告老人。言明日侵晨。必以事奉擾。幸長者勿他蒞。必以十句鐘至。已而如期。考西至洪罕堡外。侍者引謁老人。見老人以背嚮。凝坐如有所思。考西旣與執手。若訥訥不能自容者。久乃曰。亞達宵來。曾以吾言告長者乎。老人曰。然。亞達昨言足下求婚。彼許諾矣。然其事過促。老夫至於不暇裁擇。考西曰。此非難事。鄙人心慕女公子懿範。適有天幸。不見拒於名媛。若長者見允者。則後此資財一節。吾決毋吝。請以質券爲下聘之物。即焚券以示深情。矧吾父命在旦夕。果一旦